

雲上雲下的遐想

小 冰



人在旅途是很放鬆的，心也特別靜。心靜的狀態下，能看到平時很多看不到的現象。去日本九州的那一天，香港地面上濃霧蔽日，飛機在跑道上慢慢轉一個彎，之後加速滑行，衝出跑道，衝出濃霧，衝天而去。衝到天上，發現上面藍天白雲，陽光明媚。靠窗而坐，白雲在頭上，在腳下，也在身邊，頓時人的心也明媚起來。

空中的景象說單一也單一，只有藍天和白雲。說複雜也複雜，藍天與白雲相結合，構成人世間的千姿百態。與在地上看天空相比，在飛機上看到的藍天，天更藍更亮，雲朵更立體更善變。白雲層層疊疊，厚重淺薄地堆砌，大團小團地組合，湧來湧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會兒被陽光穿透，白裏透紅，一會兒被藍天切割，藍中有白，白中有藍。雲朵與雲朵組合了又分開，分開了又組合，濃淡有別，坑坑窪窪，像雪山和高原，像原野和峽谷，又像棉花糖和珊瑚礁。

如果仔細看，白雲裏能看到各式各樣的人物、事物、動物，貓兒狗兒在散步，馬兒在吃草，牛羊在睡覺。我還看見我家多年前的小狗歡歡，它機靈靈地坐在門口，像是在等小主人放學回家，一會兒，歡歡隨流雲移動，形象就變了，手腳更長，腦袋更大，慢慢的就不像歡歡了。白雲裏還能看到生活中的人們，時而親熱，時而勞作，時而吃喝拉撒，見過的和做過的事情都在那裏發生，沒見過沒做過的事情也在那裏出現。

低頭看下方，白雲灑落大地，雲影東一片西一塊，明暗有別，萬物幻來幻去。因着雲影的移動，大地的輪廓不斷轉換，當雲

影掠過城市，玻璃樓的反射光芒消失；當雲影飄到天邊，天地一線，沒有上下之分。除非心不靜，除非情感麻木沒有想像力，除非沒有見過世間百態，否則人是可以在那雲捲雲舒之間，聯想到很多事情的。我想，小時候讀過的神話故事，作者在裏面千奇百怪的描寫，或許部分就是從雲端聯想到的吧。

這是白天的景象，幾天之後在一個晴朗的夜晚，我們從鹿兒島返港。夜晚果然有夜晚的看點，我拉起遮陽板，呵！機艙內的景色好奇妙！天空就像一面懸掛着的深藍色銀幕，銀幕上鑲嵌着密密麻麻的星，星星半明半昧，高高低低，遠遠近近，密布在飛機的前方、後方、上方、下方，極目所至，全是星。

飛機向前飛，飛得好快，星星向後退，退得好慢。繁星在閃爍，在天與地之間搖搖欲墜，每一顆星都是獨立的，而獨立的星星泛出的光暈卻是互相交織，柔和地，夢幻般地形成一片片的光區，給天上的夜晚帶來光亮，給旅行者帶來無限的遐想。看着看着，我就覺得自己更渺小了。

我突然覺得這景致眼熟，在哪兒見過呢？想起了，在科幻片裏。我立刻叫醒女兒們，她倆揉揉眼睛，伸過頭來輪着看，都說「真美啊」！我把位置讓給她倆，告訴她們裏真有歡歡。一聽說有歡歡，Joy就上了勁頭，她找啊找，沒找到歡歡，卻問了另一個問題：「太空人在太空中看宇宙，要用望遠鏡嗎？」「可用可不用吧！」她爸爸也說不清楚。一會兒，機艙內的燈光亮起，空中廣播響起，快到香港了。艙外，城市的燈火由弱轉強，燈火弱化了星空的效果，貓兒狗兒人兒不見了，我們回到了香港。

九州行，一頭一尾的無心之得我一直記着，記了這麼久，下次給你講中間的故事。



香港二十世紀「四園一樓」之一的利園，位於銅鑼灣鵝頸山（亦稱東角山），後因利園遊樂場的開設而改名為利園山，由商人利希慎創辦。利希慎在銅鑼灣有很多地皮，而其中一個便是一九二三年用三百八十萬元從怡和洋行手上購入的東角山（當時三百八十萬便買到成座山），本來打算建造鴉片提煉廠，可是當時禁煙是世界大趨勢，港英政府亦不希望香港再發展鴉片，因此利希慎只好改變為遊樂場，並於一九二五年開張，場內有大戲院、魔術表演、雜耍表演及酒樓等設施，入場費兩毫，加上利園地理位置好，設施又較新，因此擊敗了一衆遊樂場，成為四大園之首，而名園同太白樓兩個遊樂場過幾年就倒閉。

國破山河在，情深草木春

——讀蔣碧微《我與道藩》

顏純鈞



前些年內地曾有過一陣「民國範兒」熱潮，很多人突然從民國人物身上，發現一種儒雅、端莊、沉穩、華貴的風範，那種與連年戰亂、顛沛流離完全相悖的群體多神，彷彿上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隱約是一種深植於中國人生命內在的美感揮發出來。在全球化風起雲湧的時代，「民國範兒」大熱潮顯示一種向傳統文明回歸的心聲，這種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深思。

近日讀蔣碧微的回憶錄《我與道藩》，頗有感慨。她將自己與民國名人張道藩之間的感情關係娓娓道來，在他們愛情的背景上，正是那些山河破碎、烽火連天的歲月。

整部書由兩人之間的情書交織組成，顛沛流離的逃亡日子，居然保留下來十五六萬字情書，那也間接證明了他們之間感情的厚度。

日寇入侵，半壁河山淪入敵手，亂離人如鴛鴦，為張蔣相戀提供了「天時」；兩人相繼遷居重慶附近，山高皇帝遠，幽居無煩瑣，為他們的私情創造了「地利」；徐悲鴻與蔣碧微之間，因性格不合、長期分居已出現裂痕，中間再來一個孫多慈，這也為張道藩的介入提供了「人和」。

張道藩出生於貴州盤縣的士紳之家，是家中獨子，先後在德國和英國留學，回國後從政，四九年後隨國民政府移居台灣，曾擔任台灣「立法院」院長。早在一九二二年，蔣碧微就和張道藩見過面，當時張到徐蔣二人的德國寓所拜訪，稍後兩夫婦又一起回拜。一九二四年張道藩到法國深造，他們留學生一個小團體叫「天狗會」，經常在一起吃飯打麻將。一九二六年，張道藩就曾寫過一封信給蔣碧微，隱晦地表達他的愛意，整封信以不斷的自問，巧妙掩飾自己的心聲，又希望得到蔣碧微的回應。他在信裏寫道：「為什麼我明知她即使愛我，這種愛情也必然是痛苦萬分，永無結果的，而我卻始終不能忘懷她。」——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蔣碧微心領神會，卻裝聾作啞的以第三者的理智口腔答覆她，說：「即令如你所說，這種愛情必然痛苦萬分而永無結果，然而，為愛情所受的痛苦，也可以說是樂趣，於是明知故犯，這是人之常情。」——這也幾乎帶有點鼓勵的口脛了。

當時徐悲鴻與蔣碧微還是夫婦關係，在「天狗會」裏，蔣碧微被稱為「壓寨夫人」，張道藩剖心跡的信，已經有違朋友之義，蔣碧微的回信雖然表面矜持，其實也有點不安分了。

他們那一代，成長於五四反封建道統的大時代，到了歐洲自由奔放的生活環境，難免得風氣之先，把男女關係的開放視為一種時髦，

一葉知秋



九月的清晨，我穿過小區的綠化帶去上班，看見樹下的草地上躺着一片、兩片、三片……金黃的落葉。一個成語跳了出來——一葉知秋。

《淮南子·說山訓》裏說：「以小見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讀來不勝淒涼之感。可再細想，其實也用不着為落葉傷感，它完成了和大地母親親吻的儀式後，從此，可以自由瀟灑地隨風飄盪，不要問它到哪裏去。

馬來西亞藝術家Tang Chiew Ling曾嘗試用枯朽的樹葉，加上手繪，來塑造不同的形態，演繹人的一生。當我看到那些枯萎泛黃的葉子，重

利園高格調 成眾園之首

過來人

由於利希慎在政商界長袖善舞，因此利園在二三十年代還是一個達官貴人開會食飯娛樂的地方，當中比較盛大的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港督金文泰在利園接見了前清朝的翰林編修賴際熙，以慶祝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籌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正正是賴際熙，他亦先後擔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同場的還有第一名議政局華人議員周壽臣、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羅旭蘇及東亞銀行創辦人馮平山等，晚宴後利希慎還邀請大家到利舞臺觀看粵劇表演。

不過隨着時間的前進，人們對利園的熱愛日漸減退，最終要在一九三一年關門。與名園一樣，利氏家族亦曾經出資與香港影片公司合作拍戲，名為《左慈戲曹》，並在利園取景。雖然結束了遊樂場業務，但利氏家族沒有急於清拆利園，而是一直原封不動，有時更特別開放一、兩天讓人參觀，例如一九三四年為東華三院籌款就開放



▲利園遊樂場的正門入口

作者供圖

了一次。直到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利園才正式拆卸興建大廈，建築群包括利園酒店。

順帶一提，利園曾是香港的佛教重地，不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佛像，還不時有佛教研習班。

以及兩個子女教育費的「空頭承諾」。

在正式離婚之前，張道藩和蔣碧微有沒有發生過肉體關係？書中諱莫如深。有時張道藩來看蔣碧微，與朋友座談，夜深友人散去，張道藩會在客廳沙發上過夜。孤男寡女獨處一室，半夜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如果他們真的僅守「男女大防」（畢竟張道藩有家庭，蔣碧微仍未離婚），那真近乎聖人了；如果半夜暗渡陳倉，以惺惺相惜、天涯知己的多年鋪墊，也只能說是人之常情。

抗戰勝利後回南京，可能是他們最為愜意的日子，可惜好景不常，又要在國共內戰後期烽煙四起時流亡了。她和張道藩先後到台北，張道藩將太太安置在高雄，他們兩人就在台北同居。此後有十年時間朝夕相處，蔣碧微甘心做張道藩「背後的女人」，安享歲月靜好的日子。十年後，「基於種種原因」，蔣碧微又與張道藩分手，讓他回到他妻女身邊去。

照片上看來，蔣碧微只是中人姿，一張臉線條硬朗，好像男人。她一生行事，也是潑辣決斷，特立獨行。可能性格太強，以至與兩個孩子的關係也不好，兒子徐伯陽離家出走去參軍，女兒徐麗麗也離家出走不知去向，她與張道藩之間，雖然地位懸殊，但她也還是相當強勢的。

張道藩的法國太太素珊，是蔣碧微介紹的，張道藩的女兒張麗蓮是抱養的，原本是蔣碧微姐姐的孩子，因姐姐家境不好，孩子剛滿月就抱來蔣碧微家裏。蔣碧微當下作主，替孩子做了新衣服，用紅綢棉被包裹好，裏面放一個紅信封，寫好孩子的生辰八字，就叫傭人把孩子抱到張道藩家裏。

蔣碧微做這件事，居然沒有和張道藩商量，更未得素珊同意，直接就把孩子塞給張家。素珊回家後突見家裏多一個不知哪裏來的孩子，又氣又急，打電話給張道藩，張道藩估計是蔣碧微幹的，只好說你願意留下就留下，不願意就把她送去孤兒院。因為孩子很乖，不哭不鬧，長得可愛，張太太也將錯就錯把她留下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到蔣碧微的為人。她年輕時就敢自毀婚約與徐悲鴻私奔，一生來往的，都是民國年間政商文化界的名宿，多年獨來獨往，養成一種披荆斬棘的性格。雖然與徐悲鴻沒有善終，但卻有一個張道藩不離不棄，早年兩地相思，「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彼此捱過偷來暗去的十幾年，到了台灣後，終於共享了十年只羨鴛鴦不羨仙的好日子。她一生也可謂精彩了。

民國人，民國風範，單看張道藩在江山傾圮的大磨難中，冒險犯難追求一個心儀的女子，那種堅執與熱忱，就足令我們後人為之汗顏。在生死須臾的關頭，那種奮不顧身的姿態，即使事涉「不倫」，也自有其風采。

了飛翔的翅膀。

秋天的黃昏，下班歸來，路過小區附近的水果攤，看到紅紅的石榴心生歡喜。石榴，是秋天裏我最愛吃的水果。剝石榴是一個藝術活。取一隻玻璃碗，把晶瑩剔透的石榴籽一顆顆剝下來，看它們歡快地跳着舞蹈躍入碗中，只消一小會兒，碗裏就躺滿了紅寶石似的石榴籽們，連勺子也等不及拿，我就垂涎欲滴了。石榴價格也親民，十元可以買三隻，我隔一天就去買三隻回來，覺得幸福是如此觸手可及。

秋天的大某個晚上，月光如水，收到老友發來的一則微信：電視台在懷舊，播放《秋天的童話》。還記得某年某月我們一起翹課去看嗎？

啊，記得，當然記得。怎麼能忘記呢？那痞氣酷帥的船頭尺和美麗驕縱的茶煲姑娘。那些年的周潤發和鍾楚紅，是我們一起追過的偶像啊。

於是打開電視，在《秋天的童話》裏，靜靜地懷念往事，靜靜地等待秋意漸濃。